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將相和》之二

雙城記 何冀平

上文說到，天津大劇院的京劇《將相和》也因為角兒之間的矛盾排不了戲。消息不脛而走，李少春知道了譚富英輟排《將相和》的事情經過，感嘆地說：「我們演員雖非將相，卻也因為小事影響排戲，損失很大，更何況執掌國家大事的將相，因為小事情意氣之爭，影響團結，影響就更大了！看來《將相和》這齣戲真有現實意義。」

翁偶虹很想這齣有意義的戲能早日上演，也聽出李少春內心的悔悟，就問他和袁世海有什麼解不開的矛盾。李少春說，沒有什麼解不開的，只要世海願意和我見面，他是個熱情的爽快人，就有解決的方法。翁先生馬上說，既然如此，我去找世海，做個《將相和》中的虞卿！

虞卿，戰國時邯鄲人，以戰略謀劃見稱，「將相和」則是他的經典手筆，但卻是一個被歷史遺忘了的人。藺相如完璧歸趙智鬥秦王受到趙王重用，廉頗為此嫉妒，處處為難。藺相如為不給秦國以可乘之機，一再退讓，而「廉氏不能諒其情，益驕」，二人關係勢如水火。虞卿通過鞭闢入裡的分析，令人折服的勸導，以藺相如為國家不計個人恩怨的高尚品德，襯托出廉頗斤斤計較的狹窄氣量，使得廉頗如夢方醒，心悅誠服地向藺相如負荊請罪，最終上演了「將相和」的完美結局。

翁先生要做說合人，李少春聞聽大喜：「如此說來，虞大夫請！」翁先生陪同李少春一同來到北京西草廠袁宅，袁世海迎出門外。一個藺相如，一個廉頗，兩人對坐，四目相瞠，相對無言，足有十分鐘。少春滴下淚來，世海也淚噙雙目，翁先生見火候到了，馬上說：「你們兩位和則雙美，離則雙傷，有什麼說不開的，今天就說個痛快！」袁世海終於也流下淚來：「有什麼說的，一句話，明天排戲，《將相和》！」

好劇本加上兩位名角，《將相和》一炮而紅，之後又有多位名角搬演，此戲久演不衰成為經典，內中這段故事也傳為梨園佳話。

回想數十年前這段往事，不由感慨。演藝圈是名利場，各種矛盾層出不窮，原則性的暫且不論，不足為道的小事佔據多數，互不相讓，小事釀成大禍，愛看熱鬧的「吃瓜」群眾居多，勇做「虞卿」的為少，真該學學前輩們的胸懷肚量！

超級名模四萬金今昔（上）

此山中 鄧達智

「我與Christy（Turlington）哪天收費沒有一萬美元，那天不起床……」豪言來自超模大姐大Linda Evengelista，不單止為她及超模好姐妹Christy走紅程度，也為當年時裝地位不論在經濟、在流行文化的白熱化程度註釋。

那是1990年，Linda名句距今超過四分一個世紀。當年Supermodel超級名模如日方中，世界性時裝業亦在隨後幾年去到頂峰。往後？人始終需要衣食住行，衣服的需求不會減少，惜非時裝名師與名牌，2000年後，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不同程度的經濟起飛，撐起歐洲時裝業半邊天，時至2010年之後，歐洲整體經濟情況日益放緩，金磚四國繁華中漸起涼風，快速即食時裝、網購、社交平台名模明星取代了傳統時裝業，甚至顛覆了傳統進程的模特兒方程式。

那些年之後雖云各自修行，她們沒有跟隨傳統模特兒專業壽命不過26歲，如非回歸婚嫁育兒，小數紅牌隱居避世或轉型當電影明星；例如上世紀60年代紅極一時的英國名模Jane Shrimpton，忽然退出江湖，回歸英格蘭鄉間開間小酒吧，謝絕探訪與見報。也有紅極一時以纖瘦男孩模樣起家英國名模Twiggy進入荷里活，拍過幾套紅不起來的電影。當然轉型當了奧斯卡金像影后亦大有人在，例如嘉莉絲皇妃、謝茜嘉蘭芝等等，當今紅模Cara Delevingne已在荷里活拍下幾套出落不俗的青少年電影，擁有一雙粗眉大眼看來野性、不諱言自己同性戀取向的英國富裕家庭女孩，明顯在影視路向有無可限量的前程。

真正當得上「超級名模」四個字的女孩其實不算多，條件：坐擁多個名牌代言人寶座，年薪起碼超過五百萬美元身價之外，著名時裝雜誌《Bazar》、《W》……尤其《Vogue》的封面經常座上客，名氣必須家傳戶曉，即是普羅大眾，不單止業內人士隨便叫出名字來；1990年1月，著名德國攝影師Peter Lindbergh為英國《Vogue》拍下封面人物淡妝T恤牛仔褲的世紀封面，自此成為不單止當時，更是時裝歷史上至重要的一張照片之一，開創Supermodel之名。五名二十歲左右的女孩，以年齡排列：加拿大Linda、美國Cindy、德國Tatjana、美國Christy、英國Naomi（唯一一位有色人種、牙買加非洲混中國血統）。除Tatjana後勁稍遜，其他四位一直紅到今天，尤其1991年於米蘭時裝周、造就不少名模上位的名師Gianni Versace時裝騷上，請她們四位同時上台，一面走騷，一面「咪嘴」演繹天王巨星George Michael名曲《Freedom》，將時裝界的光環推向前無古人的燦爛，也為四名女孩打造永垂不朽的經典地位。

傳統稱女孩為千金，這批那天沒萬元美金不起床的女孩，索性稱為「萬金」，往後風光旖旎，各有造化……

雀仔的生命

發式生活 余宜發

我時常覺得自己就好像一隻雀仔，從十多歲離開香港到外國求學，直到今天，大多數時間都是自己一個人生活。

有時覺得，好像很孤獨，沒有父母在身邊噓寒問暖，當一個人的時候又沒有人聽自己傾訴，看見鄰居一家人開開心心共進晚餐便很羨慕，但也慢慢發現其實能夠一個人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又未嘗不可。

自己其實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可以快些跟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畢竟我們共同生活的日子只不過是十多年，雖然他們最初移民到加拿大的時候，我們也是共同生活，但只不過是兩三年的時間，我便決定回來香港工作，所以覺得人的際遇很奇怪，好像有很多東西上天一早已經安排好。我曾經跟朋友去探訪過一個相士，他第一句便是說：「你跟父母沒有緣分。」當時沒有太大的感覺，只是聽聽而已，但今天回想起他這句話，真的很有道理，可能這就是我的命運。

最近看了一個節目，內容是講述一種燕子叫「雨燕」，牠可以半年也不着地，感覺就像很辛苦勞碌的生命，這種燕子經常會在伊斯坦堡出現，因為牠們發現這個地方有很多很好的居住環境，就是一些樓房的牆壁總有很多空隙，可以讓牠們藏身。其實很多人也希望自己好像一隻雀仔，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飛行，但我反而覺得，經常這麼辛苦，為什麼要做牠們？可能我是一個比較踏實的人，所以這種生活我應該不會享受。

雖然我不享受這種雀鳥的生活方式，但很多時候也沒有選擇，我又未嘗不是這種燕子的生命，雖然我不會半年時間不着地，但那種漂泊的生活就好像牠們。有很多人經常說，如果下世可以做什麼便好了，我又曾經想像過，如果下世給我選擇做什麼的時候，我一定不會選擇鳥類，因為我已經厭倦走來走去這種生活。

早前有一天坐在家裡的梳化上，百無聊賴地在思想，突然想起未來的日子我會在哪裡呢？究竟是跟隨着命運的安排，還是自己決定。我也深深相信什麼事情上天都有主宰，就算今天你好好計劃一些事情，原來發現也不從人意，最後也是早有決定。

所以活在當下很重要，好好享受現在的生活及工作，而且最近又從某個地方飛到另一個雀巢生活，就是我新的家，繼續好好享受上天給我的東西，努力做眼前的工作，其他或未來的事情如果未能夠由自己掌握，就隨着上天的安排勇往直前。

話長跑與孤寂

隨想國 興國

看了楊世模和彭冲合著的《香港馬拉松的足蹤》（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才知道，香港有記錄的長跑比賽是在1910年，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在1月18日舉辦，「路線大約是從香港仔鴨巴甸船塢薄扶林及堅道至中環木球會（約六英里）。」報名者二十，報到者十五，「冠軍是外國人盧深」，以33分鐘完成。

目前田徑運動中的長跑分為五千米、一萬米、半馬和全馬，全馬全程是42.195公里。香港的全馬賽跑，是1969年首次舉辦，名為「香港國際馬拉松」，亦稱作天天馬拉松。

這本《香港馬拉松的足蹤》圖文並茂地尋找出香港的長跑記錄，還兼及港九地區的城市規劃和民生情況，結語說：「在人生的馬拉松上，不正是很多人都默默耕耘，不求別人的掌聲，為的是心中的回響。或許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馬拉松精神！」

我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話，他說他的寫作都在早上長跑之後。長跑和寫作都是孤寂地進行的，也只有忍受得了這份孤寂的人才能出人頭地吧？

這讓我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部英國電影，是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片名叫《長跑者的寂寞》，是當年英國的「憤青」作品，因為主角不甘像長輩那樣長年在工廠做牛做馬，但在現實中又找不到一條明路，於是為了錢犯下了偷竊罪，被送到感化院接受感化。院長發現他有長跑天分，想利用他的天分來贏得獎杯而升官，但他在無盡的孤寂中，愈發對社會不滿，最後在長跑勝利前一刻，一腳踢走獎杯。

我又想起台灣最近砍去軍公教退休人士的年金，那些單身的退休人士，在人生的馬拉松裡跑到臨近終點前，本來可以有餘錢出外串串門子，錢被砍少之後，串門子的時間不得不減少，只能留在家中，面對那無休止的孤寂了。

玉米林裡的苦樂年華

百家廊 何龍飛

下班了，我們到郊外去逛逛。又見綠意盎然、茂密的玉米林，心裡禁不住激動起來，只任玉米林裡的苦樂年華次第浮現在眼前，以慰藉懷舊的心靈。

小時候，家裡糧食緊缺，玉米作為雜糧，是有力的彌補。於是，父母看重玉米的種植，備種、育苗、移栽、管護等，有條不紊，絕不馬虎。眼看到了夏天，玉米稈一天天長高，呈封林之勢。對此，父母美其名曰「玉米林」，既現實又富有詩意。

玉米林裡有樂事。那時的玉米稈比人還要高，兩根一窩地排列着，活像整裝待發的士兵，歡迎着我們的到來。到裡面去藏貓肯定有趣！我們想到了此耍事，說動就動，很快以划手片的方式確定出找貓人。然後，「貓們」散去，弓着腰，小心翼翼地鑽進玉米林裡藏起來。約幾分鐘後，來得了，找貓人開始搜尋「貓們」。哈哈，藏得不好、不經找的貓就被逮着了，深藏不露的貓安然無恙。

按照規則，被逮着的貓就去當找貓人了，原先的找貓人找地方藏貓去了。反覆循環下來，藏貓的遊戲有序開展，那歡聲笑語迴盪在玉米林裡。不管是找貓人，還是貓們，都樂在其中，無怨無悔。只不過，再小心，也難免會踩斷玉米稈或絆折玉米葉。此等不好之事不幸被父母發現，挨罵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信誓旦旦地表示：不再去弄斷玉米稈、葉。可是沒幾天，我們經不住玉米林的誘惑，又去藏貓了。這下，更為小心，沒有弄斷玉米稈，少了父母們的責難。天長日久，玉米林成為我們藏貓的好處所，充滿歡樂與激情，怎能不令我們樂此不疲！

到了出天花、掛紅搭帽時，玉米林裡有我們的詩情畫意。瞧，玉米稈上的天花仰望天空，呈兩側發散之勢，見證着玉米稈花開正艷；玉米葉子草綠着，彰顯出頑強的生命力；紅搭帽格外耀眼，就像紅纓槍頂端的纓，昭示着欣欣向榮與勃勃生機。尤其是那玉米棒子已具雛形，綠油油的，在紅搭帽的映襯下，顯得分外優雅而美麗。我們目睹此情此景，豈能無動於衷。要麼站在玉米林邊，仔細觀賞玉米林裡的天花與紅搭帽，感受玉米林的博大精深與神奇迷人，接着，在心裡滋生一種莫名的衝動；要麼實在忍不住了，就鑽進玉米林裡，近距離觀察天花、紅搭帽，讓視覺得以瀟灑；要麼伸出小手，盡情地撫摸天花、紅搭帽，獲得一種親近、親切的質感。大凡這樣的玩法還不過癮，也愧對了玉米林的傾情奉獻。短暫的思索後，我們索性來個玉米林的詩會。

其實，不是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樣吟詩作賦，而是脫口而出的順口溜。你兩句，我兩句，他兩句，輪流說出，也極有趣。特別是說到卡殼時，大伙「噗嗤」一聲笑了起來，令卡殼者更加尷尬。好在，大伙忍住笑聲，善意地提示後，才令卡殼者豁然開朗，對上順口溜。至此，又是一陣歡笑聲，大伙都樂開了懷。隨後，這些玉米林裡產生的順口溜，還被大伙寫進了作文裡，竟然得到了老師及同學們的誇獎，不能不令我們倍感榮光、愜意。該對玉米林加強管護了，不然會影響玉米的生長及產量。父母諳得此理，挑糞，施化肥，總把扁擔挑得顫悠悠的，總把糞、肥施到位，總是汗流浹背、廢寢忘食。我們人小，擔不起糞，只好來到玉米林裡幫助父母丟化肥。本來，父母叫我們不要幹此等農活，只需在家裡把作業做好、功課複習好就行。可是，我們見父母的辛勞樣，心裡漲起酸澀的心潮，就跑來幫助父母了。來就來了，力所能及地做吧。父母默認，我們協助施肥，倒也配合默契，令父母滿意。

到了除草、牽扯紅茗藤的環節，也不例外。雖然幹下來，已腰酸腿麻，倦得不行，但一想到這是在幫助父母、替父母分憂且勞動光榮，我們就累並快樂着。

伴隨着玉米棒子的長大，吃嫩玉米的時節到了。父母來到玉米林裡，專挑個較大、不老不嫩的玉米棒子予以扳斷。拿回家，燒起大火煮來吃，那個香味才叫撲鼻，那個滋味才叫美呢！父母忙時，我們就承擔到玉米林扳嫩玉米棒子的任務。儘管玉米葉帶小刺，會刺傷皮膚顯紅印痕，還摳癢，火辣辣地作痛，但我們會吹口氣，擦擦口水，忍過來，圓滿完成任務，回家去得父母的表揚。那樣一來，這點吃苦算得了什麼，完全是小菜一碟，忽略不計。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就是秋收玉米了。玉米林裡已枯黃一片，玉米棒子已吊頸，完全成熟了。父母不敢怠慢，起早摸黑地進玉米林裡扳玉米棒子，或撥「樹開花」，或直接扳下來丟進背兜或籮筐裡，再擔、背回去，以便搓、曬玉米粒，盡可能做到顆粒歸倉。我們人小志氣高，會鑽進玉米林，助力父母扳玉米。望着一背背、一筐筐玉米棒子，我們不約而同會心地笑了，那快樂的情愫溢於言表。照例，幾天下來，我們餓得飢腸轆轆還強着把活幹完已成為常事，皮膚摳癢也隱隱作痛，累得快散架。可我們堅持了下來，成了父母得力的小助手，不單父母喜歡，連過路的村民見狀，也發出了嘖嘖讚嘆聲。這，對於我們幼小的心靈來說，無疑是樂事一樁，值得欣慰，能不歡欣鼓舞、忘記苦累嗎？！

直到父母割掉玉米稈、堆成小山丘了，玉米林才徹底消失，只待來年再見。我們也只好記住玉米林裡的那些歡樂與苦累，把它們當作一筆不菲的精神財富，銘刻進記憶的窗櫺裡，伴我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這麼多年來，玉米林裡的苦樂年華時常入夢來，意在提醒我們勿忘過去，珍惜當下，坦然面對未來。有此精神財富，幸甚至哉！

5G科學技術的冷戰必然發生

古今談 范舉

中國的5G通話已經在廣州成功打通，預示着2019年將會在全國普遍使用，中國進入了萬物互相聯通的時代，工業生產智能化、電動汽車升級、城市管理智能化、教育智能化、無人駕駛飛機、汽車面世、金融業和銀行業務智能化，產生一大批產業。

各國正在競逐5G的經濟大蛋糕，據美國高通公司報告預測，到2035年5G將在全球創造12.3萬億美元經濟產出，預計從2020年至2035年間，5G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將相當於與印度同等規模的經濟體。

美國看到了中國5G產業高速度發展的大趨勢，未來五年如果不把中國的高新產業打垮，中國的經濟體制肯定超越美國。這是美國絕對不能允許出現的事情。正因為如此，美國先下手為強，對中國發動了科學技術的冷戰，全面禁制中興與華為，並且千方百計操縱中興與華為的發展方向，全面禁止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美國投資，限制中國留學生學習美國的高端科技。

中國的5G科技有沒有致命弱點？有。那就是中國的芯片生產相當落後。當美國發展到5納米芯片的時候，中芯國際無疑代表了中國半導體芯片製造技術的最高水平，但是其最先進工藝僅為28納米，相差了三個代溝。今天要製造5納米的芯片，需要最先進的EUV（極紫外）光刻機，而目前在這個領域，荷蘭的ASML是國際唯一的生產商，其大股東是英特爾、三星和台積電，他們在2012年前後都成為了ASML的股東。日本尼康和佳能及韓國的三星紛紛退出極紫外光刻機的生產。

生產EUV光刻機，固然需要龐大的投資，超過一千億美元。更重要的是，愈高級的芯片，生產後如何貼近市場需要，會出現許多不足，需要具體的5G電子產品的生產商提出改善的意見和技術方案，這才能做到精益求精。荷蘭的ASML無形中得到了巨大的科學資訊，擁有不斷更新的能力。其他對手根本就沒有辦法和ASML進行競爭。中國當然想購入7納米芯片的光刻機，但是，得到的答覆是不能向中國銷售。後來，當知道中國中微公司能夠生產7納米的蝕刻機，蝕刻機是半導體製造中的重要一環，但不是最關鍵的，蝕刻機與光刻機並不是一回事。華為麒麟970，是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芯片，在約1平方厘米的面積內集成了55億個晶體管。今年2月，小米旗下松果公司發佈「澎湃S1」芯片，成為國際上少數幾家掌握芯片設計技術的企業。ASML於是改變了說法，說售價一台超過五億美元，現在下訂單，21個月之後才會交貨。根據摩爾定律，18個月後，芯片的製造技術已經上升了一個等級，晶體管會增加一倍，這台機器會貶值到2.5億美元。

中國的中興負責生產5G的信號交換機和5G手幾，而且獲世界各地的委託，生產同類的產品，不過中興全部使用美國的元器件和芯片，絕對不使用國產的元器件和芯片，理由是中國的元器件和芯片技術落後而且會出現一些設計的或者算法的誤差，中興全面依賴美國、急功近利的經營缺陷，被美國看準了，所以被美國提出制裁，使之立即休克，而且還連累了中國5G的上游和下游工廠，整條的產業鏈也受到了嚴重損害。

所以中興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承諾其購入的所有美國元器件和芯片不得轉移用途，並且美國派出管理層人員監管，要繳付將來的處罰金的保證金，存在第三方的手裡。下一個被打擊的對象，將會是華為。美國的用心是非常明顯的，一定要打殘中國的高科技計劃。所以，科學技術冷戰將會陸續有來。中國的出路是全力發展自己的芯片技術，爭取兩年之後取得突破。現在的情況有點像兩彈一星謀求突破一樣，中國一定有這個能力。中興的洋奴哲學，繳交了慘痛的學費，激起了中國科學家自力更生的奮鬥精神。

憶高沙教授的點滴（二）

演藝蝶影 小蝶

一次，我在大學校園內兼職的地方遇上了一位來自伊朗的新同事（其實也是同校同學）。當她知道我唸戲劇藝術時，便問我可認識高沙教授。我說認識，再聊下去，我告訴她高沙教授可能不太喜歡我，因為我所有科目都取得A級成績，唯獨是欠了他給的A，其實我只是說說笑而已。隔了一段時間，有人告訴我這名女同事正是教授的同居女友！那一刻我簡直立即想在地上挖個洞把自己的頭躲進去。

其實我從高沙教授的課堂中學到很多東西：他令我認識到不同年代的莎劇導演如何將自己的理念放入莎翁的劇本之中和戲劇史上多位莎劇明星的不同演繹特色，也讓我學懂戲劇評論的多種評論理論。更重要的，是他樹立了一個榜樣，教我領略到一位戲劇教授應該具備的質素。

畢業返港後，我沒有再跟他聯絡。過了這麼多年，很多老師都退休了。一次，我重返舊校，在戲劇系的教職員壁報板上見到高沙教授的照片，知道他仍在教學。一名認識他的伊朗朋友告訴我高沙教授愈來愈年輕，穿着入時。他的招牌裝束是：頭戴小草帽，身披緊身西裝，頸繫幼領帶，踏着滑板車在校園內穿梭往來，依然活力非凡，展現無窮的生命力。

兩年前，我到美國與拉利再聚，一起重返當年我們在上畢高沙教授課堂後必定到那兒喝一杯咖啡鬆弛一下的大學飯堂，很自然地談起高沙教授。原來拉利與我一樣，都是畢業後再也沒有與這位教授見面。拉利對他的感情比我更深一層，因為高沙教授是他的碩士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他們之間有很多單獨會面的時間。談着談着，我們之間不知誰人忽然建議不如到戲劇系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找到高沙教授。

我們走到戲劇系門外時，拉利剛巧忙於與別人談話，我則先走近門前。這時，有人從室內推開玻璃門步出。當這人走近我時，我真的不敢置信！天啊！眼前人不就是高沙教授！我連忙向拉利打眼色，他意會了，與我上前攔着教授。若非我不知為何忽然把本來望向別方的視線收回來，我和教授便會像電影中的男女主角般在錯摸中擦身而過。我和拉利都非常興奮，忙問他是否記得我們。拉利是他的指導學生，教授說對他仍有印象。我呢？他為了保持禮貌，只好尷尬地說：「依稀記得。」我很驚訝我已經不復在他的記憶之中。我不是覺得自己特別，而是照說老師們通常都會較容易記得自己的第一班學生，況且我是唯一的亞洲人和全職學生，比所有成人同學都小很多；加上他以前亦與我有接觸，所以我才猜想他可能會記得我。儘管如此，我還是因為能再見到他而高興。我在當年從未與他拍照留念，遂建議我們三人拍一張遲來的合照。

之後，我曾數次欲將照片寄給他。可是，每當我想到他已經記不起我曾經在他教學的生涯出現過時，我便猶豫了。這張照片對我來說當然很有意義，但對他來說，只是跟陌生人拍了一張照片而已。因此，我一直在掙扎是否應該將照片寄出。

現在我不用再掙扎了。我看着我與教授的唯一合照，憶起從前種種與他有關的往事，也想起那位已成了他的妻子的昔日同事，心中像倒翻了五味架般。那次短短的見面原來是最後的相聚。熟悉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會在半退休、在家鄉購買了新房子後自殺。願他在另一個國度中與莎士比亞為伴，告訴這位英國大文豪其作品在過去三個多世紀如何被世世代代搬上舞台。